

革命故事



抚顺市群众艺术馆

革 命 故 事

第 二 期

顺 抚 市 群 众 艺 术 馆

一 九 七 八 年 四 月

目 录

一支玻璃杯的故事.....	(1)
华主席和人民心连心.....	(2)
为周总理理发.....	(15)
孙孙的回忆.....	(20)
启 事.....	(28)

一只玻璃杯的故事

李 长 华

三月的延安，春光明媚，风和日暖。

剧社的男女同志们，围坐在窑洞前的场坪上，热烈地讨论着增添新节目的事情。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同志们一致的意见，要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艺术形式，都利用起来。几个懂点魔术的同志，组织了一个小组，计划增加一组魔术节目，所需道具，大家也能自己动手解决，只有一只玻璃杯子不能自制。买吧，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市场上根本就没有这类货；托人到敌后买吧，远水不解近渴；放弃这组节目吧，大家又都舍不得。讨论了半晌，也没得出个结果来。

巧事常常有。正在大家苦思难解的时候，来给我们理发的政治部管理处的理发员老孙，阔步迈进了院子的大门。当他弄明白了大伙争议的事情后，大声地、慢条斯理地说道：

“嗨，我当啥子事情，这么兴师动众哪，闹了半天，是为了个玻璃杯呀！这个东西，有！”人们唰的一下把目光都对准了理发员“有：？！”“在哪儿？”

老孙仍是不慌不忙地答道：“当然有啦，我老孙从来没有骗过人。”

社长高兴地说：“老孙，你可真是及时雨啊！快说，哪儿有？”

人们迫不及待地肃目静气地等着老孙的回话，可老孙呢却不慌不忙地从腰里摸出火镰，嚓，嚓地打起火来。直到白

色的火石碰出的火花点着了火绒，又用火绒点燃了他嘴角上叼着的“喇叭筒”，并且狠狠地吸了两口，等两股青烟从鼻子里喷出来，才开口说：“不要着急，玻璃杯肯定是有，昨天我还见来着……”

“嗨……”“你倒是快说啊！”“别跟我们卖关子了……人们七嘴八舌地嚷嚷着。”

可是，老孙呢，仍然是斯斯文文地说：“别忙，杯子在那里放着，跑不了……”

大伙气得直跺脚，有些同志转身把背对着老孙。这时候，社长走到老孙跟前，一把揪下老孙嘴里叼着的“喇叭筒”，火辣辣地说：“别吹这个没眼的喇叭管了！你没看见大家急着哩嘛！”

老孙这才严肃起来，郑重地说：“同志们，毛主席那儿有两只带把的玻璃酒杯，是大后方的什么人送的。”

当时，剧社向中央领导借东西作道具是常有的事。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那里都曾去借过东西。如果毛主席那里有玻璃杯，借来何难。剧社领导立即派管道具的小同志李小胖前往杨家岭，到毛主席那里去借。正如大家想象的，一去就借来了。

杯子借来了，同志们非常珍爱它，争相提供着保管杯子的办法。

这个说：“要做个盒子装起来。”

那个说：“把它装到提琴盒子里。”

最后还是根据当时的条件，用一棉袄袖子，改缝了一个棉口袋，把杯子装了起来，并由领导指定了一个公认为心细

手巧、做事稳健的同志负责保管。

就这样，这只当时边区仅有的，从毛主席那里借来的玻璃酒杯，便随着剧社的同志们，走遍了边区的山山水水，就象我们歌儿里唱的那样：“沿着黄河，绕过长城，冒着塞外的风沙，深入到部队、城市和乡村……”也就是这只杯子，在革命文艺战士的手中，成了一件非常有用的武器。

这年的冬季，在一个大雪狂飞的日子里，剧社在行军途中，跨越一座河上冰桥时，负责保管杯子的同志摔了一跤碰断了杯子的细把儿，这件事震动了全剧社，尽管保管杯子的同志心疼得都掉泪了，也没有止住同志们的埋怨。为了缓和大家的情绪，社长劝解说：“东西已经坏了，就不要互相埋怨了！”

社长这么一说，人们都不再出声了。唯独李小胖撅着个小嘴喃喃地说：“埋怨不对，可叫我怎么还给毛主席啊！”

社长端详着手中摔坏了的玻璃酒杯说：“我看，用胶布粘粘还能用。”李小胖瞪大了眼睛不满地说：“还用？社长，到时候，我可不去还。”说完他背着小背包蹶打蹶打地朝队伍前头跑去了。

李小胖家住深山，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参加八路军前，他只听人说到过玻璃，从来没见过任何玻璃器具，在他心目中，玻璃是高贵的宝贝。玻璃杯坏了，这是了不得的大事，何况又是毛主席的，是毛主席亲手交给他的。

为这件事，李小胖心情沉重，有好几个夜晚翻来复去的没有睡好觉。

巡回演出结束了，剧社回到了延安，工作总结时李小胖

被评为模范儿童，受到上级的奖励。社长很关心小胖，想找他谈谈，勉励 勉励他。可是，李小胖 却东躲西藏，不见社长。最初社长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后来才找到李小胖心中的疙瘩。原来他怕叫他去还毛主席的玻璃杯。

社长终于找到了李小胖。

李小胖声言：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规定的。玻璃杯子损坏了，不赔毛主席好的，我不去还。

社长笑了：“同志们何尝不愿意赔毛主席一个完好的杯子，可是边区买不到呀！”

社长再三消除李小胖的顾虑，说明毛主席肯定会原谅的。李小胖被说服了，答应还是由他去送还毛主席的酒杯。

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三月天，李小胖走在去杨家岭的大路上。

飞机场东头山嘴嘴底下的游泳场，水清且深，这是李小胖和小伙伴们最贪恋的地方，每年三月下水，一直要游到十一月结冰为止。无论哪次路过这里，他都要跳下去游游，可今天，他连看都没有看一眼。清凉山上的青松，也是李小胖喜爱的景物，今天他也没瞅上一眼；王家坪、“女大”，都是李小胖常游之地，李小胖都没有停留。一路上李小胖思潮不定，反反复复地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我见了毛主席可怎么说呀！”

想啊，想啊！越想他的步子也就越慢，平常李小胖一个小时就能跑完的十五里路，今天足足地走了两个多小时，快到宝塔山上晌午 炮的时候了，李小胖才 走到杨家岭的大门

口，要不是门岗拦住了去路，他还不能从那没完没了的思绪中摆脱出来。

过了中央办公厅的房子，上了西边的山坡，李小胖在一个小院门口停住了脚步，他正正帽子，拉了拉衣襟，刚要迈步跨门坎，看见毛主席坐在一个粗制的躺椅上，身旁放着一只独坐凳，上面摆着好些书和文件，毛主席在看文件。

李小胖忙收住了脚步，心想：“我是进去哪，还是在门口等着……”就在李小胖犹豫的工夫，院里发出了洪亮的声音：“谁呀？进来！”

李小胖周身一紧，答了声：“是我！”抬腿就往门里走，由于脚抬得不够高，差一点被门坎绊个筋斗，他趑趄趑趄地立正，举起小手向毛主席敬了个军礼，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啦。

毛主席和蔼可亲地看了看李小胖：“噢，是你呀！有什么事呀？”

李小胖只是不停地倒挪着他那穿着草鞋的双脚，一个字也没有答出来。

毛主席看出李小胖的紧张，拿开文件和凳上的书，一只手把凳子往前挪了挪，十分亲切地说：“来，这里坐，有什么事慢慢地说。”

李小胖没想到毛主席会给自己搬凳子坐，他知道毛主席不仅是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全中国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的领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十分敬仰他。李小胖心想：我这么一个小孩子，在领袖面前不好坐吧？他不禁直盯着看着板凳发起愣来。

在毛主席一再地催促下，李小胖才坐下了。他两只手平展地放在紧并的双膝上，两眼望着地下。

为了消除李小胖的紧张情绪，毛主席先开了口：“你们巡回演出完了？”

李小胖说：“完了。”

毛主席又问：“都走了哪些地方？”

李小胖回答：“都走了，是咱边区的地方都走了。”

毛主席又问：“老百姓欢迎你们吗？喜欢看你们演的戏吗？”

李小胖渐渐地解脱了紧张心情，谈起了他们巡回演出的情况，他说到农民、工人、士兵怎么爱看他们剧社的戏，还说了他们到国民党地区演出时的一些情况，毛主席十分有兴趣地听着。李小胖见毛主席听得很认真，越发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轰！”宝塔山上响起了报时的午炮。李小胖扭头看了看太阳，笑着收住了双唇。

毛主席扬了扬手：“说呀！”

李小胖不好意思地说：“到时间了。”

毛主席停了一下说：“说说你的正事吧！干什么来了？”

说起正事，李小胖心里又不自在起来。他离开座位从口袋里摸出那只用白的药用胶布粘裹着的杯子，说了声：“社长让我来送酒杯……”

“酒杯？”毛主席显然早已忘了这事，不解地看着李小胖。

李小胖提醒地说：“去年春天我来借的。”说着伸手把杯子递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刚要去接，李小胖却迅速地把手缩了回来，并藏在了身后。

毛主席明白了李小胖这一举动的含意，站起来抓起小胖的手，往前一举，眨眨眼睛说：“坏了是不是？”小胖点点头。

毛主席拿过杯子看了看，笑着说：“嗯，粘得不错嘛！”

李小胖嘟囔着说：“不好看了。”

毛主席拍着小胖的头说：“没关系，还可以用。”

说起还能用来，倒使小胖想起了他临来前社长对他的叮咛，于是说：“对了，我们社长说，再巡回演出还要找您借哪。”

毛主席问：“还要用？”

李小胖说：“是的，还要用，别的地方找不到。”

毛主席奇怪地问：“那为什么要送回来呢？”

李小胖说：“怕耽误您用呀！”

这时毛主席向小胖做了个“等一等”的手势，大步走进了窑洞。

李小胖没有明白毛主席的意思，目不转睛地向窑洞里望着，心想：毛主席真和气呀！他觉得毛主席就象父亲、象母亲，……他感到幸福极了，重复地说：“感谢社长派我来送杯子，感谢社长派我来送杯子……”

毛主席从窑洞里又拿出一只好酒杯，走到小胖身边说：“把这只也拿回去。”接着把刚才送来的那只坏了的酒杯

也交给了小胖。

李小胖拿着两只酒杯，不知所措地说：“这……”

毛主席说：“拿着”，送给你们剧社。

李小胖只觉得周身发热，不知该说什么才能表示自己的心情，老半天了才说道：“我，我们都谢谢您……”

毛主席拍了一下李小胖的脑袋：“小鬼，谢什么？放在你们那里比放在我这里有用，让它也去为工农兵服务吧！”

三月的延安，春光明媚，风和日暖。李小胖迎着明媚的春光，阔步走在革命圣地的大道上。他回忆着毛主席的亲切接待，心里象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

（原载《北京文艺》1977年第9期）

华主席和人民心连心

董保存 徐太国 王国军

吕梁山的坡坡岭岭，印遍了华主席领导老解放区人民英勇奋战的光辉足迹；汾河湾的沟沟汊汊，蕴藏着华主席和老区人民的阶级深情。

去年十月的一天上午，营立村小学教师马春华跑出校门，她跑啊跑，爬上一个坡，登上一个坎，激动的泪水流到脸颊上。还没迈进家门，她就喊起来：“爹，娘！”

坐在屋里的马开旺夫妇，听到女儿这不平常的喊声，忙问：“咋啦？春华！”

因为过于激动，春华的胸口冬冬跳个不停，千言万语涌到嗓子里，可怎么也说不出口。

母亲爱怜地说：“春华，看把你高兴的，到底咋啦？”春华按按胸口，缓了缓气说：

“咱们的华政委，接毛主席的班啦！”

这时候，村里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以华国锋同志为 首的党中央一举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口号声随着山风，吹进屋来。这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使两位老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六十六岁的马开旺，再也坐不住了。他用颤抖的手，拉开抽屉，拿出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信封，捧在手上，仔细端详起来。

华主席啊华主席，多少年来您和我们吕梁人民心连着心

啊！您来自人民，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我们劳动人民心心相印、血肉相连。今天，我们党有了您为英明领袖，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决策，这是全国人民的好福气呀。毛主席对您放心我们从心里拥护您！……马开旺看啊看，泪水挡住了眼睛，脑海中展现出一九四六年冬天那难忘的岁月。

那时候，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华国锋同志，带领屯兰川、原平川、大川一带的地方民兵，开展对敌斗争。一次，阎匪到我屯兰川解放区武家庄一带抢粮。华政委得到情报后，亲自带领人民武装埋地雷，打伏击。就是在那次战斗中，民兵副中队长马开旺奋不顾身，腿部、腰部、挂了彩。战斗结束后，华政委赶来了，他先查看了马开旺的伤势，又赶忙跑回自己住处，拿出一件多半新的棉裤，一双新棉鞋，给马开旺换上。又把老乡慰问的鸡蛋拿出来六个，亲手打开，把蛋黄挑出来，送到马开旺嘴边。

接着，华政委又连忙写了住院介绍信，对马开旺说：“开旺同志，安心养伤，家里有什么困难，咱们党帮助解决。”又叮咛抬担架的同志一路要小心，爬坡过沟要多留神。

马开旺被送到后方医院的当天，华政委迈进了开旺家门。那功夫，马开旺的爱人康银姐正在偷偷地抹眼泪呢。华政委象往常一样，抱起孩子，安慰说：“大嫂，开旺为革命负伤，是很光荣的，后方医院的医疗条件好，你也不用惦着。家里有什么事尽管说，咱们的党，咱们的政府一定会帮助解决。”

听着这实实在在的话，康银姐心里热呼呼的。

年三十晚上，康银姐正在做饭，有人来找。银姐出来一看，是县政府的通信员，连忙让进屋里。通信员说：“华政委让我给你们送过年用的东西来了。”说着，从裤子里拿出白面、羊肉、粉条和冻好的豆腐干，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小瓶麻油，放到炕上，对银姐说：“华政委说，我们想得不周到，还有什么困难尽管说。”银姐看着华政委送来的东西，心里有多少话要说，好半天，她才对通信员说：“请转告华政委，不用惦着俺们，俺们过得挺好。”

又过了一个月，村里传说马开旺牺牲了。华政委不顾工作繁忙，抽出时间又一次来到马开旺家里，安慰银姐，不要听信谣言，不要悲伤，又亲自和医院联系。

不久，华政委三次来到开旺的家。这时候马开旺已经病愈出院了。一见面，华政委紧紧抓住马开旺的手说：“老马，你可回来了，伤养好了吗？”说着，就让马开旺解开衣服，看了愈合的伤口。华政委又亲笔写下了马开旺致残的经过，并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区上每年给予照顾。

二十多年过去了，华政委在马开旺一家人的脑海里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经常思念着华政委。一九七二年国庆节，村里的大队干部，当年的老党员、老贫农，不约而同地凑到马家，议论着叫春华代笔给华政委写封信。

春华问：“写甚哩？”

马开旺说：“傻闺女，就写咱老区人民对华政委的问候，请华政委有时间到咱老区来。再附上我个人的一个要求，区上几次催我补一个伤残证明，请华政委给写一个

吧！”

春华说：“华政委到中央工作更忙了，哪有时间写呀！再说，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华政委还能记得吗？”

“记得，华政委和咱老区人民心贴着心哪！”

人们的议论，给马春华做了很好的回答。

就这样，一封带着老区人民对华政委无限信赖和深厚情谊的信件由屯兰川的山岔儿里飞向北京，飞向国务院……

一天，两天，一晃十几天过去了。那天，树上的喜鹊喳喳叫个不停，一个小 学生跑着送信 来了。“华政 委来信啦！”

喜讯传开，全村的人们都跑来了。看着华政委的笔迹，听着华政委那惦念老区人民的热情话语，多少人的心里象开了锅，多少人的眼里含着泪呀！

如今，敬爱的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英明果断地一举清除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怎能不叫人激动万分，热泪滚滚啊！

门挤开了，人群象奔腾的潮水，涌进马开旺的屋里。马开旺把华主席的回信又拿出来，捧在手里。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十来岁的娃娃，都争着、抢着要看华主席的来信。马家的小屋里沸腾起来了。欢呼声飞出小屋，飞出小院，飞山村，回荡在吕梁山麓，萦绕在汾河两岸……

（原载1977年2月21日《解放军报》）

为周总理理发

田铁铮

这天早晨，理发师老李，上班刚走进北京饭店理发部的大门，新学员盛贵珍就急忙告诉老李：“李师付，您的电话，来了好一会儿了。”

李师付一听自己的电话，也没顾得换衣服就急忙去接电话。他心里纳闷儿，这一大早谁打电话给我呢？心里说：

“电话来了好一会儿，备不住撂了呢。”想着，很自然的把电话拿起来。等电话里的声音一传进李师付的耳朵，只见李师付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样。他听到一个十分熟悉的、和蔼可亲的声音：

“是老李吗？又该耽误你的工作了，怎样？如果时间不紧……。”

李师付不等对方把话说完又高兴、又激动地冲着话筒一个劲的说：“我马上去，我马上去……”

大伙要问：打电话的是什么人，说的是什么事情？告诉同志们，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是让李师付去给他理发。说起来，李师付从建国开始就为周总理理发了，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这些年，李师付完全摸透了总理的脾气。他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周总理都是自己步行来理发部理发的，除非因为工作太忙或是急着迎送外宾，才让他到总理家去理发的。看今天的情况，总理一定又有了什么特殊事，不能自己来了。

李师付啪的一声，放下电话，急忙回去收拾一套理发具，跟几个同事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北京饭店。

李师付心里着急，大步流星的，噌噌噌，小跑似的往理家奔去。他这个走法，让谁见了，都觉得和他那六十来的年令很不相称。可老李师付却还觉得自己脚步太慢了，他又干脆把两只胳膊往起一端，“一二一，一二一……”他心里满带节奏的默念着口令跑上了。使那只工具袋在老的身后直扇搭。

没有多一会，就来到了总理的家。还没等走进门，周理就笑容满面的迎上来，一把抓住老李的手，和蔼可亲说：“老李，又让你跑来一趟，该耽误你工作啦。”李付，望着总理那慈祥的面容；瞧着那象征着无比智慧的浓的双眉；心情激动的说：“总理，还是您工作忙，快开始发吧。”“好！”总理答应着，自己迅速的进里屋搬出一普通的硬木椅，放到地当间，端端正正的坐好了，让老李付理发。老李师付立即拿出理发用具，把一个洗得白白的裙围到总理胸前，理发开始了。李师付边理边想：总理年大了，如果按着常人那样，把顾客的头拨愣来，拨愣去，头仰脸的，一定会使总理不舒服的。这么一想，李师付在发的时候，就尽量自己多哈哈腰，多拳拳腿，保证不让总变换头的位置。

李师付开始剪后边了，他把腿这么一拳，既不用总理头，又能把后边剪彻底了。可是剪着剪着，嗯？李师付又把子直起来了。怎么回事？一看总理，自觉的把头低下去了，且比要求别人伏的还低，这样：（示动作）。原来，总理